



铁路民警吴和庚 智擒窃犯的故事

靳 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鐵路民警吳和庚智擒竊犯的故事

靳 乔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年

鐵路民警吳和庚智擒竊犯的故事

靳 乔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3/4 字數 14,000

1953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5,000

統一書号：T7074·207

定 价：(5) 0.07 元

插图、封面設計：冒怀芬

上海市一級模范民警吳和庚同志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上海站铁路公安派出所当民警干事。几年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創造了许多奇迹。他的英勇机智，北站的职工和民警們都是非常熟悉的。

吳和庚同志自从担任铁路民警以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逐漸学会了对敌的斗争本领。在偵破案件时，他善于依靠群众，机智灵活，也能正确的掌握政策，因而，几年来，他就捕获了小偷、慣窃、騙子、劳改潜逃犯等，各种刑事犯罪分子 80 多名，仅去年一年就查获了 19 名。

吳和庚同志不仅能虛心学习別人的长处，同时还能誠懇耐心的帮助别人。在生活上关心別人比关心自己还重要。在学习文化时，除自己努力学习外，还担任輔導員，帮助不識字的同志摘下文盲的帽子，因而被評为一等模范輔導員。对有困难的旅客，都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解决。有人訪問吳和庚同志时，他总虛心地說：“这是我應該做的，没有什么。”当你恳切要求他介紹成績和經驗时，他首先說：我这些成績應該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同志們的帮助。

吳和庚同志的事迹很多，下面写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与騙窃犯斗争的經過。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对人民利益关怀負責的态度，对窃犯的憎恨，以及他所具有的机智、勇敢。

乘客受騙

一天下午，有一个年輕的妇女，怀抱着一个孩子，提着一个小皮箱，走进車站的候車室。她找了一个僻靜的地方，放下皮箱，坐下来休息，等候開車的時間。

候車室的旅客，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在人群中，有个中等个子的青年人，腋下夹着一个小紙包，走来走去，东張西望，似乎在寻找什么？他走近年輕妇女的身边，凝視了一下，就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象普通的旅客一样，在等候開車。不一会，他和这妇女搭起訕来。問她：

“你到哪里去。”

年輕妇女望了他一眼，說：“到兰州看丈夫去。”

他看到这位妇女和他搭腔，胆子就大了，就自我介紹地接着說：“我在兰州当建筑工人，今天要回去，我們是同路，一起走吧。”

“好的，一路上請你多照顧了。”年輕妇女信任地說。

“不客气，順便么！”他停頓了一下，說：“噯！你买票了嗎？”

“我从金华来的，买的是直达票。”

“加快了嗎？”

“沒有，我乘的慢車。”

“我是快車票，怎么一起走呢？我看，你去补錢买快車票吧，可早点到。”



这位建筑工人把一个小纸包交给她后，向售票的窗口走去。

“我帶的錢不多，怎么能加快呢？”

“不要緊不要緊，我替你墊一下，到了蘭州，找到你丈夫再還我好了。”

這位年輕的婦女是多么渴望早點到達蘭州，看看自己別離幾年的愛人，今天又遇到同路人這樣的照顧她，就沒加思索地從衣袋里拿出車票，遞給那位建築工人。這位建築工人接到票後，就把一個小紙包交給她，並對她說：“我的東西你看著，我替你加快去。”她看到建築工人向售票的窗口走去，愉快地笑了。緊緊地抱著孩子，吻他的小臉。心裡想：“再有三天就可以看到你爸爸了。”

青年人走後，她不時地望着來往的旅客，希望找到那個建築工人。可是等了很久，仍不見人影。她開始懷疑了，莫非遇到了壞人，把我的車票騙走了。又想：不會的，他的東西不是還在這里嗎？一小時過去了，她實在不能等下去了，就抱著孩子，提著皮箱，拿著紙包，向售票處走去。找了一遍又一遍，就是不見那位“好心腸”的建築工人。她明白了，一定是遇到了騙子。沒有了車票，又沒有錢，既到不了蘭州，又回不了金華，怎麼辦呢？想到這里，眼淚就流了下來，急得打自己的頭，捶自己的胸。民警發覺後，就把她帶到民警值班室。到了值班室里，她詳細地回答了值班員的詢問。值班員同志听了案情的經過後，就勸慰她一番，很親切地對她說：“我們想辦法替你找回來。”她听到值班員的話後，心情平靜下來，才停止了抽泣。

找回車票

值班員同志聽到這位年輕婦女的陳述後，低頭沉思，看看表，發現離開往蘭州車的時間還有二小時。時間緊急，立即拿起電話問售票處：“喂！一小時前，有人來退金華到蘭州的車票嗎？”各售票所都回答：“沒有”。他只得通知他們：如發現有人退票，請迅速報告。值班員放下了電話，布置值班民警，把守所有售票窗口，爭取在開車前逮住騙竊犯，把車票找回來。民警出發了。值班員把剛才發生的案情向所長匯報了，所長立即指派吳和庚同志負責偵破。吳和庚同志接到任務後，首先向值班員弄清案情經過，就拿起了那個紙包里包的綉花拖鞋，反來復去地考察這雙鞋的特徵和來歷，另外又不時地看看自己的手錶。既沒有電話，又沒有報告，老吳的眉頭一皺，離開車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了，但忽然又想起了什麼：“對！要與檢票員密切協作，防止他混上車。”老吳在辦公室內踱來踱去，一會兒看看手錶，一會兒看看窗外熙熙攘攘的旅客。突然，電話鈴響了。吳和庚同志急忙拿起電話筒：

“你是哪里？”

“我是民警張玉，向你報告。”

“快說！怎麼樣了。”老吳着急地問。

“有一個老头，他說他是建築工人，拿着一張金華到蘭州的車票到廿八號窗口問售票員這張車票什麼時候可以用。

“什麼？老头！又是建築工人，請他到值班室來一趟。”

老吳把電話放下，納悶起來，他想：“怎麼是老头呢？難道年輕人叫他來退票的嗎？為什麼又要問這張車票什麼時候可以用呢？真是離奇。”一大堆的問題，在他腦子里轉來轉去。

不一會兒，民警把老头帶了進來。吳和庚同志讓他坐了

下来后，問他：

“你到哪里去？作什么工作？”

“我是建筑工人，要到兰州去。”

“你的車票在哪里买的？”

“在市内售票所門口，有一个年輕人卖給我的，我买到票后就赶到車站来了，因为不放心，就去問問售票員同志今天是否好用。”

“你沒問他叫什么名字，住在什么地方？”

“哦！他說他是兰州的建筑工人，住在建国路一号，名字可沒問。”老工人帶着怀疑的神色問道：“同志，這張票沒用了嗎？”說完就从身上把票掏了出来，遞給吳和庚同志。老吳接过車票，仔細查看，并分析研究，確認這張車票是这妇女所失的，才送到那位妇女面前，問她：“你看！这是你的車票嗎？”这位女旅客接过票一看，真是惊喜若狂，連說：“是的，是的。”票是找到了，可是原犯沒捕到，車票如要还给失主，那么，这位老工人就要受損失。怎么办呢？老吳决定試探一下老工人的态度。他用商量而恳切的口吻对老工人說：“老同志，這張票是这位女同志的，剛才被坏人騙了，就轉卖给你了。这位女同志是从金华来的，要到兰州去看他的丈夫，身上帶的盘纏不多，上海又沒有亲戚朋友，丢了車票后她既到不了兰州，也回不了金华，你看这怎么办呢？”

老工人名叫陈福，是上海人。前年为了支援西北建設，才到兰州去的。因逢假期，回到上海探望亲属。今天必須回去，才能按期到达兰州，所以匆忙地买了這張票。現在他听到吳和庚同志的解釋后，完全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想：這張票如



老工人对老吳說：“这样吧！这张票应该还给她。”

不还給这位妇女，她人生地疏怎么办呢？如給了她，我就要損失廿多元，今天又走不成了，他想到这里，又看看坐在他旁边怀抱孩子的年輕的媽媽，一种同情之心不由的涌了上来。他很干脆地对老吳說：“这样吧！这张票应该还给她。”說着，就从桌上把票拿起来递给了她。接着他說：“我有一个要求，能否給我买一张今天的票，至于那张票款能找回来，就寄給我，找不回来就算了。”老吳同志听到老工人这一番直爽、誠懇的話，也受到了感动。老吳立刻站起来，走到老工人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說：“老同志，你这种精神太好了，今天的票一定給你买。”轉过身又对那位青年妇女說：“这位老同志也到兰州去，請他多照顧你吧。”这位妇女感动地流出了喜悅的眼泪，連說：“你們民警太好了，謝謝你們。”

綫 索

開車的鈴响了，火車的汽笛跟着嗚嗚地叫了起来。吳和庚走近窗口望着开往兰州的列車徐徐的开走了，他愉快的笑了起来。

列車开动了，旅客走了，可是，吳和庚同志的心事还没有完。他拿起騙犯留下的拖鞋走进所长办公室。

“所长同志！我可以向你报告嗎？”

“可以，你談談吧！”所长放下他手上的文件对老吳說。

老吳坐下来，向所长作了詳細的汇报。最后說：“票是找到了，可是人沒找到。”

“老吳同志，你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下一步怎么走呢？有



“你说的对，拖鞋既不象买的，又不象做的。线索还是有的。”

綫索嗎？”所长問。

“現在唯一的綫索建國路。”

“騙竊犯能說真話嗎？假如沒有這個人還有其他綫索嗎？”

“那只有在拖鞋上找綫索了。”

“在拖鞋上發現了什麼？”

“沒有。拖鞋是新的，如果說是商店買的，它又不象，如果自己做的，又有印花。”

“好吧，把拖鞋拿來我看看。”

王所长是个有着丰富的斗争經驗的人，他善于发现問題。他拿着拖鞋仔細看完后，对吳和庚說：

“你說的對，拖鞋既不象買的，又不象做的。綫索还是有的。”

“所长，綫索在哪里？”

“你看。”所长指着拖鞋上的印花，对老吳說：“就是它。”

“印花！”老吳惊奇地問。

“对！就是印花。”所长向吳和庚同志解釋說：“印花上不是写着：曹家渡攤販委員會嗎？当然，攤販很多，也很难找，找到攤販，也很难知道，这双拖鞋是什麼人的。不过，只要下苦功夫，从綫索中一步一步的追下去，一定可以找到的。”

“对！所长，”老吳听完了所长的分析后，思想忽然开朗起来，他接着說：“先到建國路，如追查不到，再到曹家渡。”

“好！就这样吧，不过一定要完成任务。”所长又再三叮囑老吳說：“同志，我們的責任就是要保卫旅客的安全，发现了騙竊犯如捉不着，将有更多的旅客遭到不应有的損失。”

吳和庚同志听到所长的指示后，向所长提出了保証：“我

一定完成任务。”

王所长沉思了一下，对老吴说：“现在派小李同志当你的助手，早点破案。如发现疑难问题及时向我报告。”

訪問一 号

这天晚上，天气很热。吴和庚同志回到家，匆忙地吃了晚饭，就到小李家去。

小李，今年才23岁，共青团员。他是老吴的老搭当了。小李很喜欢当老吴的助手，老吴也爱他的聪敏能干，机智伶俐。老吴走了进来，就约小李今晚到建国路去摸摸底，究竟有没有这个人。

两人到了建国路派出所，老吴说明了来意，派出所的值班同志就从户籍簿里找寻那位“建筑工人”。翻阅的结果是查无此人。小李瞅着老吴，想说：“骗子是不会说实话的。”老吴同志作调查工作是非常细致的，任何时候也不轻易放松微小的线索。他想的是：“这根线就算断了嗎？不，一定要弄清楚。”怎么才能摸清楚呢？他请派出所的值班同志找来一个治保委员，她是一个19岁的女共青团员。老吴问她：

“同志，你的邻居有一个在兰州做建筑工人的嗎？”

“没有。不过，一号有个女婿，叫胡福林，是川沙人，听说在兰州做建筑工人。”治保委员回答说。

老吴接着问她：“最近来过嗎？是什么样的人？”

“没见过，也不知道来没来。”

再询问下去，就没有必要了。吴和庚同志就对她说：“能

不能了解一下胡福林是否来过上海？最好明天一早就告訴我。”治保委員滿口答應。

第二天早上，人們上工的上工，上學的上學，家庭主婦們，也拎着竹籃向小菜場走去。治保委員剛走進菜場，迎面遇到胡福林的岳母，她就和老太太攀談起來了。

治保委員指着老太太的菜籃說：“伯母，今天又買魚，又買肉，來客啦？”

“哪來的客！這是我過小生日嘛。”老太太回答說：“今天到我家來吃午飯啊！”

“不客氣，我當是你女婿回來啦！”

老太太的臉色一下子變得很难看，說：“這個人呀！真該死，我女兒要生孩子了，他人也不來，連一封信都沒有。”

治保委員和老太太閑聊了幾句，就去買菜了。她買完菜回到家的時候，家里人告訴她，剛才派出所來人請她去一下。她放下菜籃就向派出所走去。走進門，吳和庚同志就迎了上去。說了幾句家常話，就問她：“怎麼樣了。”她把剛才和老太太的談話，詳細的告訴了老吳。吳和庚同志聽說胡福林沒有來過，心情又憂郁起來。他想：“真的沒來嗎？這個人分明是在上海，為什麼說沒來呢？難道是冒名頂替嗎？”老吳今天來時，為了証實“建築工人”是否就是胡福林，把那雙綉花的拖鞋也帶來了。他叫小李把拖鞋送給治保委員，請她仔細看看，治保委員看完後，老吳就問她：

“這雙拖鞋是一號做的嗎？”

她回想了一下，說：“沒見他家做過。”

老吳接着問：“你看，這雙鞋是自己做的呢？還是店里買

的？”

她又細致地看了看拖鞋的底幫，說：“這是自己做的，如果是買來的，麻線一定扎得很整齊。”

這雙拖鞋是不是一號做的，胡福林又沒來過上海，“建築工人”究竟是誰呢？這些問題確實難住了吳和庚同志。走出派出所，小李帶着失望的眼光，問老吳：“這條線已算斷了嗎？”一路上，老吳就思考這個問題。他始終認為胡福林——“建築工人”——拖鞋三者之間有一定的關係，因此，他回答小李說：“不，這條線並沒斷。”

尋覓拖鞋的主人

當天他倆離開了建國路，來到曹家渡。花費了很多時間，才找到了攤販委員會。吳和庚同志拿出那雙拖鞋，告訴該會的主任說：“這是一個旅客遺失的，我們要找到原主，以便歸還他。”攤販主任接過拖鞋看了一下，說：“這雙拖鞋是我們蹣的，不過，是誰蹣的不知道，是誰遺失的就更難知道了。”接着，老吳請他想想辦法，幫助找到蹣鞋的工人。小李插了一句：“能找到工人，就能找到失主，主任同志，動動腦筋吧！”攤販主任在他倆懇求下，確實為難了。因為，這個委員會是一百幾十個蹣鞋工人組織的，他們散落在各地，獨自經營，每人每天要蹣十雙左右的鞋子，要查出這雙拖鞋是誰蹣的，真是不容易啊！攤販主任拿着拖鞋看了幫又看底，發現皮底的釘眼上軋了小花。這種小花，是做活細致的皮匠工人，為了美觀才軋的。這時，他才對老吳說：“我找幾個工人來，試試看。”於是，他派人

把附近爱轧花的工人找了来。一共来了十几个人。主任拿着拖鞋把情况告诉他们，要他们认一认，是谁蹣的，在哪里蹣的。大家接过拖鞋来看一看，都说不是自己蹣的。这时，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好象在想什么。主任问他：“老张头，你蹣了没有？”

老张头说：“是我蹣的，可是，我蹣了两双呀！”

“在什么地方蹣的，什么人的？”主任接着问。

“十天前，我在梵皇渡路弄堂口摆摊子，有一个眼皮上有疤的年輕姑娘来蹣的。”

“对！是有一个疤眼皮的姑娘，她就住在弄堂十号。”一个青年工人插了一句。

蹣鞋工人都走了。老吴一再谢谢这位热心的主任。老吴和小李辞别主任，就向梵皇渡路奔去。在路上，小李看着老吴得意的样子，也微笑了。说：“有苗头啦。”这时，吴和庚同志内心是愉快的，但感到离完成任务还远呐，所以，他对小李说：“苗头是有了，我们要争取时间，沿着这条线追下去。”

他俩走得满头大汗，来到梵皇渡路派出所一查问，果然有一个疤眼姑娘，名叫陈英，住在弄堂十号。找到了她，老吴心里又是一乐，可是，他又想：“胡福林——陈英这条线有联系吗？”经值班民警的介绍，他们又访问了弄堂的治保委员。

老吴从小李手上把拖鞋拿过来，送给治保委员，问她：“同志，你看这双拖鞋是谁做的？”

治保委员接过来一看，就说：“这是十号陈英做的。”

“是自己穿的，还是替别人做的。”老吴问。

“送给别人的，她做了两双，听说，一双是送给她在兰州当